

清儒學案

世章



水經注疏 卷四

清儒學案卷四十三

天津徐世昌

研谿學案

惠氏之學以博聞彊記爲初基以尊古守家法爲究竟其治經要旨純宗漢學謂漢經師之說當與經並行樸菴筆路藍縷研谿半農繼之益宏其業至松崖而蔚爲大師傳授淵源自當以世爲序以明一家之學述研谿學案

惠先生周惕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龍一字研谿吳縣人父有聲號樸菴明歲貢生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與同里徐昭法善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游並受業於汪堯峯工詩古文辭旣壯遍游四方與當代名士交文名益著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丁憂不與試

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散館授密雲知縣有善政
卒於官先生邃於經學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研谿詩文集
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
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
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
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並有依據近代言漢學
者必以東吳惠氏爲首樸菴未彰以著作傳者先生實開其先
也

參史傳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惠吉士記 鄭方坤撰小傳

詩說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
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小大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正變之
名立而辯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

鹿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閒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於理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旣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辯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救王誦左傳聽輿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師箴瞍賦矇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詞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旣歌之而復誦之歟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旣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

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於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豈卽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爲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卽頌也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

見段氏程氏集說

章氏因之二

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時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

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爲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歟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卽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苟風興

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於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株林澤陂則風亡於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於無王風之亡亡於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爲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褻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謂之興則幾於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簡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則又拘於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

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爲王者何以為諸侯或曰文王於商爲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爲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於諸侯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衰周之說以爲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於理未安然於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居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誥

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弦歌周南召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歟旣爲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詞有勸勉教誡諷諭之意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使臣兄弟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於文王太姒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

妣累世歸德至太妣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耶爲文王耶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

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耶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於天下乃併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耶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偏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耶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於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類纂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

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眾說之紛紛矣

詩說附錄

答薛孝穆書

前致詩說三卷求正足下足下閱未三日已了大意損惠手書始有稱美繼有辨正蓋欲摘其瑕者必先指其瑜此足下委曲開誘之盛心也僕於足下之諛我敢自喜足下之規我者敢自是哉然僕立說之旨惟是以經解經而反覆來書似與經有相戾者不敢舍我說而從足下也足下謂僕之可刪者蓋豔妻鶯魚二條其說無大關係從足下刪之可也謂僕之可商者一則桃夭標梅二章此僕論詩之取興也桃之花後于梅宜興男女之後時梅之花先於桃宜興男女之及時而詩言反是故知不

取花而取實也詩之比興猶易之取象非如今人信口任臆漫取一物而謂之比興也且僕之言固有所本矣足下乃謂古人以二至之前後或純陽或純陰不宜於男女之會會則恐傷陰陽之和男女有不永年者不知足下據何經文也以僕所聞九月至正二月月皆爲昏時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婦功成而嫁娶行焉冰泮農事起昏禮殺於此霜降者九月也冰泮者正二月也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九月至正二月皆爲古人昏時而足下謂冬至純陰不可會男女得無悖於禮乎不知足下所據何書而僕何未之前聞也足下又謂適有此花其色少好其葉美盛而且有實故詩人以爲言夫桃之始花未有葉與實也花實非一時事足下比而合之亦未之致思矣其一則論生民之姜嫄此僕闢鄭說之妄也足下不然

吾言猶爲有據不如前說之臆造矣然足下所言昔人已盡言之僕向時不置辨者以爲不足辨也今不得不爲足下辨矣足下謂姜嫄配合生子人道之常何以名之曰棄何以寘之隘巷平林寒冰僕則謂姜嫄之棄后稷蓋以不圻不副之異非以感上帝之異也鄭莊寤生姜氏惡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之堤下若此類者亦將謂之有感而生耶而司徒之女何以亦名之曰弃耶子文之賢虎且乳之則烏之覆翼牛羊之腓字未足爲后稷怪也烏得以鄭氏妄誕穢褻之論誣上帝以及姜嫄哉足下謂疑而未決者則僕論歸寧非禮一條此係僕之創見宜足下之駭而未肯信也然僕據孔子春秋以駁左氏趙氏不爲無據足下欲反吾說亦必證據於六經而後可與僕合要今但引僕所駁左氏一語則僕之所據者經足下之所據者傳以傳駁